

少年之恶

1

卢小君放学回家，站在门外就听见一对男女争吵的声音，那声音听了许多年，熟悉到令他耳朵起茧子。

他侧耳趴在门上听了一会，里面的争吵愈演愈烈，没有要停的迹象，他回头看了看对门，又伸头往楼下瞅了瞅，心里寻思着这栋楼墙体隔音并不怎么样，上下邻居会不会听得清楚。

他不打算再站下去了，掏出钥匙打开门，脸也不转的路过客厅正在吵得不可开交甚至准备动手的父母，径直走向自己的房间，关上了门。

卢小君刚把作业本掏出来，外面就噼啪咚的响起来，伴随着男人咒骂女人痛呼的声音，不知过去了多久，突然间，他听到一声凄厉的尖叫，声音不大，却有一种令人心悸的扭曲。

卢小君猛地站起身，刚把手放到门把上，又顿住了，他的心跳得厉害，挣扎了一会，到底没有打开门，他稍微平复了一下，又回到书桌前坐下。

许久许久，外面都没有动静，什么声音都没有，卢小君慢慢的吐出一口浊气，终于起身打开了房门。

他一步一步的走到客厅外的走廊上，刚一转头，地上那刺眼醒目的一滩血水就那么突兀的撞进他的眼里。

他的母亲罗宛云倒在地上一动不动，眼睛睁得大大的，头上还汨汨的冒着鲜血，一直蔓延到身下，而他的父亲卢志辉颓然的坐在地上，眼神呆滞的看着面前惨无声息的女人，手里还拿着一柄铁锤。

卢小君还记得，那是昨天，卢志辉刚从楼下的五金店买来修理阳台的鞋柜的。

卢小君因为震惊而瞪大的双眼泛着赤红，他脚步踉跄着向前，来到罗宛云的身边蹲下去，颤抖着手伸向她的鼻下。

「试过了，没气儿了。」卢志辉沙哑着声音道。

卢小君听了，惊得一屁股坐到了地上，他喘着粗气，慢慢地向后退，忽地站起身来就要朝外跑。

「站住！」

卢小君身形一滞，缓缓地回过头看着卢志辉，泛红的眼睛终于溢出了泪。

卢志辉跑过来，慌里慌张的拽着儿子的胳膊，「你要做什么去？啊？」

「你要去告发我吗？我是你爸！」卢志辉狰狞着向他低吼，手指着身后躺在血泊中的女人，「你妈，罗宛云，她就是个人尽可夫的荡妇！」

卢志辉撮着嘴，额上青筋暴露，放佛把她杀了犹不解恨。

「要不是我无意间看到你的日记，我到现在都不知道，她居然给我带了那么久的绿帽子。」

卢志辉说到这，眼角冒出泪来，「你早就知道了，却瞒着我。这么多年，我为了这个家，为了你，起早贪黑劳心受累，你妈呢，居然这么对我，她死有余辜！」

卢小君看着父亲哭皱的脸，心里一阵凄然，拂掉了他的手，转身又要走。

卢志辉慌了，死死的抓着儿子的手不放：「小君，你妈已经不在了，你还那么小，你.....你忍心看着爸爸去死吗？」

卢志辉抹了把泪，继续道：「就算不死，也得蹲个一二十年，小君，爸爸要是进去了，你怎么办？这些你都考虑过没有？」

卢小君怔怔的看着他，又看着地上死状凄惨的罗宛云，脑子里迅速闪过无数个念头，最终却是闭上了眼，泪水流了一脸。

「那.....那怎么办？」处于变声期的少年，声音有着成年人的暗哑。

卢志辉沉默了一会，突然抬头道：「怎么办？电视里不是报道过很多么，也不用买行李箱了，家里现成就有，几十年前的老款式，就算查也查不到。」

卢小君瞪大了眼睛，用一种前所未有的陌生眼光打量着他。

卢志辉却寻思着，好在罗宛云没什么来往的亲戚，她自小父母双亡，跟着她叔舅阿姨家挨个的过，成年之后就没人管过她了，倒是她自个逢年过节的硬往那些亲戚家凑，可人压根儿都没给过她好脸色。

卢志辉料定，就算她这么不声不响的消失了，也没人来找她，就算来找，就说她和野男人跑了。

他看了看面前这个已经十三岁但仍旧显得矮小瘦弱的儿子，心道只要儿子不说，这事就能浑过去。

他摸着儿子的头，声音里带着安抚：「好孩子，我知道你不忍心，可眼下也没有其他的办法，你听话，回自己屋去，就当什么都不知道。」

卢志辉这一句话翻来覆去对儿子说了许多遍，最后连推带拽的把处在惊恐中尚未回神的儿子给弄进了屋，关上门。

卢小君坐在书桌前，犹自浑浑噩噩，他的耳朵自动摒去外面发生的一切动静，不经意的扫向桌上立着的一面巴掌大的小镜子，镜子里的少年，眼神阴鸷，他突然被这样的自己吓住了。

当晚，他做了一个梦，梦里的罗宛云一如既往的闷声坐在他身后，盯着他写作业，他一刻也不敢耽误。

突然，罗宛云从他书包里翻出来一本习题册，上面大大的红色×号，像是一抹血色充斥着罗宛云的双眼。

她歇斯底里的撕了他的习题册，紧随而来的巴掌落在他的脸上、头上、背上，嘴里沁着野种、畜生之类的词。

卢小君一声不吭的任她打骂，可罗宛云却像是不知疲累一样，污言秽语拳打脚踢，一个劲的往他身上招呼，终于卢小君受不了了，起身抄起一个家伙，向罗宛云头上砍去.....

卢小君霍地惊坐起来，额上冷汗淋漓，他呆坐了很久，脑子里慢慢理清了昨天发生的一切，他下了床，打开了房门。

客厅的地板上光洁明亮，已不复昨日的猩红惨烈，像他醒来的每一天一样，除了角落里多了一个棕红色的旅行箱。

卢小君只扫了一眼，就迅速撇开。

卢志辉坐在一旁的沙发上，呷着烟，眼睛赤红一片，想来昨晚折腾了一夜。

「十里外有条浍河，今晚.....」

「不行.....」卢小君抿了一下干涩的唇，打断了卢志辉的话，「会留下线索。」

卢志辉怔然的看着他，一言不发。

「你不是一直都想养一条大型犬的，如今她不在了，没人能管你了。」

卢小君听着自己的声音组合成这么一句话。

那个棕红色的带着一丝复古韵味的箱子，就那么森然的立在那，沉沉的昭示着一切。

2

一个月后。

生活复归平静，就如所料那样，一个大活人突然消失，总有人觉察出不对劲，于是就开口探问，父子俩的回答总是如出一辙，跑了。

这个回答在众人的料想中，卢志辉根本拿不住罗宛云这样的女人，她会跑是早晚的事。

当年卢志辉一穷二白，接了他亡逝父亲的班，在焦化厂得了个职。

虽说是国企正式工，但到底人长得赖些，也没什么文化，而罗宛云却是格外出挑，那种模样身段就是放在明星堆里都扎眼，因而左右四邻无不诧异，罗宛云就这么跟了他，还过了这么多年。

如今她跟野男人跑了，倒觉得这才是正常的，没有人起疑，也没有亲戚来找过。

这段时间，卢小君整个人仿佛一下子轻盈了许多，手臂上一道道割伤，也已经好的差不多了。

他再也没拿刀子划过自己了，想到这，卢小君嘴边淡起一抹笑，就连看学校里总是对自己横眉冷眼的同学也顺眼了许多。

卢志辉给他的零花钱比之前多了些，他给自己买了许多以前梦寐以求的东西，零食、漫画、帅气的衣服。

之前罗宛云在的时候，也会偶尔给他买衣服，但她不准他穿亮色，他的所有衣物从里到外无一不是黑灰色系，他一点都不喜欢那个颜色。

那天，他去了网吧，虽然学校三令五申的严禁学生涉足网吧，但他还是去了。

他找了一个稍微隐蔽的角落，打开百度的搜索页面，对着屏幕愣了一会，然后在搜索框里打出「故意杀人、包庇、未成年人犯罪.....」等字眼，浏览了很久，了解了很多他想要知道的信息，甚至是过失杀人、直接故意、间接故意这些专业术语，他都了解的非常详细。

卢小君到家的时候，已经过了晚饭的时间，卢志辉一脸阴沉的坐在沙发上抽烟，饭桌上摆放着他做好的晚饭。

一只灰白巨大，叫不出品种的狗被拴在阳台间的鞋柜那儿，正张着嘴耷拉着舌头，对着卢志辉汪汪的叫，企图用力挣脱束缚。

卢志辉烦了，抄起一只拖鞋，朝狗砸去，那狗登时叫的更厉害了。

「七毛，别叫！」卢小君只这么喊了一声，那狗立刻就安静了下来。

他来到厨房，拾掇了一大碗米饭，又夹了些菜，端到七毛的面前，蹲在那里看着它狼吞虎咽的模样。

「它倒是听你的话。」卢志辉看着他说到，声音听不出情绪。

卢小君弯了下唇角，似是在笑：「当然了，都是我喂的嘛。」

卢志辉听了，额角一跳，情绪突然就激动起来，俯身捡起另一只鞋朝卢小君砸去，正中他的背部。

「你给我闭嘴！」

卢小君只僵了一下，并没有回头。

卢志辉心下烦躁，那件事像隐藏在他心底的凶兽一样，他一直在努力忽略甚至遗忘，可卢小君总是有意无意的扯上这事，像是在提醒他，又像是在要挟他一般。

还让他怎么做？这一个多月来，他既当爹又当妈，给他洗衣做饭，供他吃穿上学。

以往，纵使罗宛云再不着调，这些活也都是她在干，他只管在外面工作赚钱，从来没操心过生活起居的事。

如今一下子都落到他头上，他每天像上了发条一样，干完活就什么都顾不上了，匆忙赶回家伺候这么个龟儿子。

卢志辉越想越不顺气，指着背对他蹲着的那个瘦小背影：「你以为你掌握了我的把柄，啊？你以为你能拿捏住我，是吗？」

「我告诉你，这事儿你也别想抹干净，见者有份！」卢志辉红着眼睛恨恨道。

见卢小君依旧理都不理他，蹲在那连姿势都没变过，卢志辉心里怒气更甚，想要借题发挥。

「你今个这么晚回来，去哪了？」

等了很久，卢小君才抬了下眼，实话道：「网吧。」

卢志辉额角的青筋登时鼓胀了起来，拿起扫帚就往他身上招呼。

「你这个杂碎！老子在外辛辛苦苦的挣钱，你拿去买吃买穿就算了，竟然敢去网吧挥霍！合着你妈死了，没人管你了是吧？啊？」

卢志辉边打边骂，拿着卢小君囫囵发泄了一通，最后喘着粗气，瘫坐在沙发上。

「老子告诉你，你吃老子的喝老子的，花老子的钱，你就得给老子听话，乖乖的，别想着要挟我，要不然……」

卢志辉没有说完，只阴狠的扫向躲在角落里低着头的卢小君，见他缩着脖子，一副惧怕的怂样，心里才满意。

事后，两父子谁也不理谁的匆匆吃了晚饭，各自回屋。

第二天一早，卢小君从房里出来，额头上有一道明显的淤了血的红印。

客厅的餐桌上放着一碗稀饭，两根油条。

卢志辉在收整昨天洗好的衣服，两个人俱都一言不发，卢小君吃完了饭，去厨房送碗，顺带把刚才卢志辉用过的碗筷，一并给洗了。

想了想，卢小君还是说了：「这周六要开家长会。」

「没空。」卢志辉想都没想的回答。

这话倒是不假，他是厂子里的一线职工，脏苦累的体力活都是他们这种人在干，能歇个周日都顶破天了的。

卢小君也没再说什么，就去学校了。

然而令他没想到的是，到了周六这天，卢志辉还是来了。

3

到底是没参加过家长会，卢志辉听了一会就坐不住，不是出去上厕所，就是出去抽个烟，惹来周围其他家长和老师的的天。

总算挨到老师讲完话，卢志辉连个招呼都没打，抬了屁股就走人，他们班主任本来是想留住卢志辉跟他交代一些事情的。

「你妈妈怎么没来？」老师疑惑地问卢小君。

以往家长会都是他妈妈来开的，可老师不知道，每次家长会过后，但凡老师有说卢小君半点不好，回到家，他妈就对他展开一顿毒打，边打边骂，辱骂的内容不堪入耳。

「病了。」不知怎么的，卢小君说不出口「跑了」那两个字。

老师看了眼低着头的卢小君，心里觉得怪异，但也没说什么，只让他别整天闷着，要敞开心扉多和同学接触。

不知什么时候，卢小君妈妈跟人跑了的事在整个班级传开了。

那是刚上完体育课的课间，卢小君刚坐到座位上，就听见后排的几个同学在兴致高昂的拿这事儿说笑。

「你们知道吗？卢小君他妈根本不是生病，是跟野男人跑了。」

这话一出，顿时哗然。

「啊，是真的吗？你怎么知道的？」

「我是听我妈说的，卢小君跟我家就隔一条街，那一片的街坊邻居都这么说。」

「是的，我也听说了，卢小君妈整天打扮的妖妖艳艳的，一看就不像是良家妇女。」

「哈哈，嘘，小声点，我妈还说卢小君妈是那里头的人，一见男人就走不动路，说不准，卢小君都不是他爸的种……」

「那他不就是……」说话的这个同学突然捂住嘴巴，然后用更小的声音道：「野种。」

卢小君还是听清了。

他握着笔的手背泛着青筋，身子有一些颤抖，脸上却一丝表情都没有，他什么都没做，默默地等待着身后那些恶毒的声音快点消失，这一刻赶紧过去。

卢小君浑浑噩噩的走回家，脑袋还没拎清的时候，就看到玄关处放着一双女人的皮鞋。

「回来了啊，跟你蓉姨打声招呼。」卢志辉一反常态的笑得温和，眼睛却看向一旁的女人。

卢小君顺着他的视线看了过去，一个陌生女人坐在他们家的沙发上，和他爸挨得很近。那女人留着短发烫成一头卷，年纪比罗宛云稍小些，但没罗宛云漂亮，黄皮子，小眼睛，看起来有些土。

卢小君只一瞬就明白了，卢志辉条件不怎么样，也没什么长相，得亏有个正式工，否则一般的女人可看不上他。

只是，这也太快了点，他妈死了才不到两个月。

「你愣着干什么？你那是什么眼神？还不赶紧招呼人！」卢志辉吼起来。

李月蓉抬手打了他一下：「行了，别吓着孩子，无所谓的事儿。」

说完，不甚在意的瞥了卢小君一眼。

李月蓉的声音细细软软的，听起来很是温柔，可落在心上却是说不出的疼人。

卢小君到底没有喊出那一声「蓉姨」，从阳台牵过七毛径直去了自己房间，路过李月蓉的时候，七毛对着她还狂叫了几声，惊得李月蓉直捂着心口。

卢小君是在自己房里吃的晚饭，根本没有上桌。

当晚，卢小君亲眼看见卢志辉揽着李月蓉进了卧室，他没有什么反应，只是躺在床上，望着天花板出了神。

耳边响起的是白天同学们嘲笑他的声音，他们叫他「野种」，说她妈是水性杨花的女人，是那里面的人，生出来的孩子自然也是野种。

然后是李月蓉眯着细小的眼睛打量他的疹人眼神，突然罗宛云闯了进来，和李月蓉扭打在一起，骂她是狐狸精，不要脸，把她赶出了家门，接着罗宛云像变戏法一样的变出一个床掸子，照着卢小君下狠手的打。

「你这个小野种，你就不该来到这个世界，你怎么不去死，怎么不去死啊？！」

罗宛云的声音就在他身边，像立体声一样缠裹着他不断的回放，他迅速坐起身，浑身颤抖的抱着胳膊，左看右看，他喘着粗气，来到书桌前，不断翻找着什么东西。

终于他找到了一个刀片，锋利的刀刃在夜里闪着白光，映照在他的眼睛里，他笑了。

「你还活着干什么，你怎么不去死？！」

是啊，他应该去死才对，他不应该还活着。

他再也不犹豫的拿起刀片，划向自己的手腕内侧，细密的血丝从肉里逐渐渗了出来，凝结成一颗颗血珠从腕上滚落到桌面。

看到这一幕，卢小君心里有一丝丝满足，他感觉不到疼痛，他内心充斥着某种说不清的渴望，想再划深一点，当刀尖又陷进去一些时，他突然顿住了，脑子闪现出瞬间的清明。

片刻之后，他收起了刀片。

他为什么要划自己，他为什么要去死，该死的应该是他们才对。

卢小君撕开了一个创口贴，熟练的贴向伤口，又坐了一会，才躺回床上，慢慢地睡了过去。

黑沉的夜里，那一幕就像没发生过一样。

4

第二天，卢小君给七毛喂了饭，背起书包将要走，被卢志辉拦下了。

「卖了吧。」卢志辉捏着烟，瞥了一眼整个头都埋进搪瓷盆里的七毛，他一看见这只狗就疼得慌。

「什么？」

「狗。」

「不行。」

卢志辉惊讶于他话里的坚决，怒气也一瞬间上来了。

「这事由不得你，要么就找个好人家卖去当宠物，要么我就找狗贩子，把它杀了卤狗肉！你自己选！」

卢小君黑黢黢的眼珠盯着他看，突然间笑了：「你这是卸磨杀驴。」

卢志辉心里猛得一窒，看着眼前的儿子说不出话来。

这孩子长了一张和他妈一模一样的脸，明明是个男孩，却硬是生的阴柔秀气，笑起来让他心里没来由的发怵。

他想着应该再把他打一顿，直至将他打改驯服，这样他就不敢隔三差五的膈应他了，可也隐隐知道，就算给他打死，他恐怕也不会屈服的。

卢志辉想了想道：「你蓉姨怀孕了，受不得吓。」

「几个月了？」

「三个多月了。」卢志辉想也没想的立即道，随后又觉得不对，「你问这干什么？这是你该问的吗？」

卢小君却阴沉着脸盯着他看，卢志辉在这样的眼神直视下险些招架不住。

「我妈才没死两个月，她就三个多月身孕了.....爸，你该不会是为了给这个女人腾位置，才杀了我妈吧？」

刚说完，卢志辉吓得一把上前捂住他的嘴。

「小畜生，你给我闭嘴。」慌得往卧室那边看了看，生怕李月蓉醒来听到了什么。

卢小君像拍掉什么脏东西一样，拂去卢志辉的手。

「你也给我妈戴了绿帽子，我是不是也该杀了你啊？」

卢志辉再也忍不住的一巴掌扇过去，这一掌是下了大力气，卢小君的脸上登时肿起清晰的指印。

这还不算，卢志辉又从腰上迅速解下皮带，照着卢小君就是狠命的抽。

「你这时候倒为你妈鸣不平了，你以为你就是什么好东西，啊？那天，我跟你妈在这边闹出那么大动静，你早就听见了却躲在屋里放任不管。

你要真担心你妈，早该出来劝架了，我他妈也不至于失手杀了她！你当时心里巴不得我杀了你妈吧？啊？你这个小畜生，你才是最恶毒的种！」

卢志辉嘴上说着，手上抽鞭子的动作一刻也不停，想着这次一定要给他打改，也不管阳台上听到动静正对着他狂吠的七毛，只红着眼的死命抽他。

这个小畜生翅膀硬了，这时候不揍服了，以后他三无不时的给他膈应一下，这日子还怎么过。

这边的动静终于把李月蓉给搅合起来了，她睡眼惺忪的走来，还作势拢了拢并不显怀的肚子，颇有几分看笑话的意思。

「哟，这一大早的就打上了，吓得我刚起来就害喜，吐得上气不接下气。」

卢志辉这才停下了手中的动作，看向李月蓉，心里琢磨着她刚才有没有听到他们说话，看她那作样，应该是没听到吧，他真是气昏了头，一时间没控制住音量，这会子后悔不跌。

「还不赶紧收拾收拾，滚回屋去，兔崽子，越大越不听话，敢跟我顶嘴！」卢志辉对着地上缩成一团的孩子狠狠道。

说完，又转身对着李月蓉：「你要实在怕狗，就别往阳台去。」

卢小君向学校请了假，一连几天都没有去上课，怕脸上的伤不好解释，这个时候，他还不想把事情闹大，卢志辉对此乐见其成。

李月蓉打那以后就住了下来，街坊邻居都知道卢志辉又新找了个，虽然模样比不得罗宛云，但看起来就像会过日子的，因此不仅无人指责他，反而拍手称快。

但卢小君的日子却越来越不好过了。

「你做的这是什么玩意儿？」李月蓉尖着嗓子叫道，又对着垃圾桶吐了一通，等缓过味儿来，李月蓉把一碗黏稠成团的粥恨恨地打到了地上，顿时蔓延出一股焦糊味。

「我说你是故意的吧？你就是见不得我好，见不得我肚子里的孩子好！」李月蓉恼恨不已，「这可是你爸让你做的，又不是我，你往我身上报复，你真是恶毒啊你！」

李月蓉越想越气，随手拿起一个空碗朝卢小君头上砸去，碗碰到卢小君的额头，又掉到地上，摔得稀碎。

「小畜生，你怎么不去死？」

卢小君呆呆的看着地上的碎瓷片愣住了，额头上的血一滴一滴的落在地上，越来越密集。

是啊，他怎么还不死，死了就解脱了，就不会痛了，也不会有人打他了。

他捡起一片尖锐的瓷片，拿在手上比划。

「动脉在哪呢？」

李月蓉见到他这个模样，吓得直往后退。

「你要干什么？你别胡来啊，救命啊，小畜生要杀人啦！」李月蓉扯着嗓子喊。

卢志辉这时候刚下班回来，在门口就听到李月蓉的声音，他迅速打开门，一进来就看到卢小君满脸的血，地上也是一滩血

渍，手里正拿着尖利的瓷片。

「你想干什么？」卢志辉脑袋一热，想也没想的上前一脚跺到卢小君的胸口，把他仰面踢倒在地。

「卢志辉，你儿子疯了！他刚才想拿瓷片划我！」李月蓉捂着肚子，哭倒在卢志辉怀里，「我肚子里的孩子也是他弟弟，你说他怎么就这么狠心呢！」

卢志辉恨得牙痒痒，越看这个儿子越不顺眼，上前一把薅住他的头发将他给提溜起来。

「你是不是把我的话当耳旁风了？啊？还敢给我作怪！」

「我.....我没有。」卢小君咬着牙，似在强忍着痛。

卢志辉根本不听他解释，又一巴掌扇下去，卢小君被打倒在地，他喘着粗气，脑子却渐渐清醒了过来，额头的血流进眼睛里，透过带血的视线，看向眼前殴打他的男人。

卢志辉一看到他这种眼神，身体里的暴虐因子就疯长，压抑不住的又往他身上踹了几脚。

「小畜生，老子不信治不服你。」

李月蓉在一旁看着，嘴上挂着笑。

本就半个月没去学校的卢小君，身上又添新伤，卢志辉又给他请了假。

「老子再警告你一次，你吃老子喝老子的，就得乖乖的听话。李月蓉她是我媳妇，她肚子里的孩子是我的命根子，你给我好生的伺候着，不然的话.....」卢志辉阴狠的看了他一眼，突然压低了声音。

「我怎么弄死你妈的，我就能怎么弄死你.....」

「你也别想着去告发我，如今尸骨无存，什么证据都没有，你就是说了，也不能奈我何！」

卢小君抬起头瞥了他一眼，出乎意料的软了下来。

「我知道了。」

那天过后，卢小君突然变得顺从了许多，每天按时的做饭洗衣，虽然李月蓉还是时不时的找茬，但卢小君几乎都是逆来顺受，再也没和她正面起过冲突。

李月蓉还是怕狗，不想看见七毛，卢小君一吃完饭就牵着七毛去街上遛弯，他经常带着七毛到他们家不远处的广场，这个广场废弃了很久，荒草都漫过了那些破旧的健身器材，平时很少有人来。

卢小君一直觉得七毛很聪明，吃过人肉的狗，就是通人性，能听得懂人话。

那天，一只穿着花布衣裳，浑身雪白的小狗，在草丛后面闲适的玩耍，那毛色一看就是主人家精心饲养的，是血统纯正的宠物狗，不像他的七毛总遭人嫌弃。

也不像他。

卢小君微笑着看了它许久，突然低头对着正在草丛里嗅来嗅去的七毛说了一句。

「七毛，去，把它咬死。」

七毛抬起头，立刻朝着小狗凶狠的奔了过去，张开嘴就咬住它的脖子，七毛体格庞大，性格又凶猛，小狗根本就没有反抗的余地，很快就动弹了。

隔天，卢小君做好了晚饭，回到房间里等李月蓉他们回来。

她的肚子有七个月大了，据说产检的时候医生建议她多走动走动，到时候好生产。

于是，她开始每天傍晚等卢志辉下班回来一起出去遛弯。

卢小君坐在房间里等了一会，七毛从外面回来了，毛发乱得纠缠成结盘在身上，卢小君给它梳理了一番，就牵到阳台拴起来了。

左等右等等不来人，卢小君就自己吃了晚饭，回屋去掏出书本看了起来。

他很久没有去学校了，他的成绩不怎么样，以前因为这个没少被罗宛云毒打，但他还是要读书的，读书才能有出路。

一直到了晚上九点多，卢志辉匆忙的回家了，一脚踢开了卢小君的房门，颤抖着手指着他。

「小畜生，你真行啊，你给我等着！」

卢志辉来不及收拾他，拾掇了一些衣物和日常用品，慌得又赶往医院。

卢志辉走后，卢小君面色无常的又翻开书继续读，许久之后，他放下书，抬起手腕看着那一道道还没完全愈合的伤口，声音很轻。

「该死的是你们才对。」

半个月后，李月蓉出院了，孩子没了。

至今她想起那天的场景仍旧心有余悸，那狗像疯了一样，见到她就往身上扑，撕咬叫喊，她的胳膊大腿都被咬得血肉淋漓，连卢志辉在旁边都束手无策。

她怀着七个月的身孕，瘸着腿，一个劲的跑，一个劲的跑，别说孩子没了，只差一点，她连命都没了。

可这是她自己家养得狗，又没有证据能证明，这狗是受了卢小君的挑唆。

李月蓉一到家，就疯了似的逮着卢小君的脖子往死里掐。

「你这个恶毒的小畜生，一定是你，是你害死了我的孩子，是你！」李月蓉仿若失去了理智，卢小君被她掐的喘不过气来，脸色发紫，眼球突出，眼看着就要不行了。

卢志辉慌了，连忙拉住李月蓉，不敢让她真闹出人命来。

卢小君被松开，坐在地上不停的咳嗽，咳得满脸泪水，他艰难的抬起头，看向卢志辉，带着哭腔。

「爸，我没有.....我没有让七毛去咬蓉姨，是它自己挣脱了绳子跑出去的.....」卢小君哭得眼睛通红，这么久以来，卢志辉还从来没见过这副模样的孩子，在他眼里，这孩子一直都是倔强又阴暗的。

「那天，我也不知道七毛是怎么了，脾气那么暴躁，你们走了之后，它就挣脱了绳子，趁我出去倒垃圾的空档，跑了出去，我还下去找它来着，没找到，我想着它一定是憋得久了，出去透透气，一会就能回来，谁知道它会.....」

卢小君哭得声音嘶哑，抬头又看了眼李月蓉，迟疑道：「我那天看到蓉姨拿着烧红了的铁丝棍，在抽七毛，七毛通人性，谁对它好，谁对它不好，它心里有数.....」

「爸，七毛身上到现在还有印子，您不信就去看看。」

李月蓉瞪大了眼睛，气炸了一般：「你这个小畜生，你在胡说什么，我今天就砸死你！我让你胡咧咧！」说话间就搬起椅子。

「够了！」

卢志辉怒喝出声，李月蓉被这一声吓住，半天都没有动作。

卢志辉竭力压抑着自己气急败坏的情绪，点了一根烟，许久才沉声道。

「你们各自回屋去，明天我找人来把狗收了，这件事，到此为止，谁也不许再提！」

李月蓉惊讶着张着嘴，还想再说什么，便被卢志辉拖回了屋。

第二天，七毛被收购的贩子给带走了，临走时没有叫唤，卢小君估摸着大概是给它打了针。

他一直待在自己屋里，出乎意料的没有制止，默认了这一切的发生。

6

日子又恢复了平静，然而这种平静仿佛在预示着什么即将到来的风暴。

李月蓉整个人颓丧了很多，似是还沉浸在失去孩子的痛苦当中，每天看到卢小君的眼神，像是萃了毒一样。

她认定卢小君是故意唆使狗来攻击她，让她没了孩子。

她碍着卢志辉，不敢对卢小君真的下死手，但也在他的默许下，背地里对卢小君非打即骂。

卢小君却不像以往那般逆来顺受，被打的急了，一把夺下她手中的棍棒，或皮带之类的东西，阴毒的看着她，那眼神让李月蓉心里发颤，从那之后，她不敢做得太过火。

卢志辉倒是对李月蓉心怀愧疚，在李月蓉没头没脑的发了几顿脾气后，仍好声好气的讨好她。

本就没什么余钱的他，买了不少珠宝首饰，就是为了讨李月蓉欢心，连以前迷恋罗宛云时都没这样过。

李月蓉好几次戴着金灿灿的首饰，故意凑到卢小君面前，刺激他。

「你爸给我买的，24K 纯金的，你妈没戴过吧？」

「你说你到底是不是你爸的亲儿子？连给你买教辅书的钱都舍不得花，倒是舍得给我买这些个玩意儿。」

「你害我没了孩子，我们以后还会再有别的孩子的，当然，为了防你再害我，在那之前，我会先让你爸把你赶出家门，你看我做不做不到！」

卢小君抬头看了看她，并没有如她所想的露出惊惧的表情，反而笑了一下，那笑容说不出的讽刺，还带着一丝意味不明的怜悯。

也不知是李月蓉到处显摆的缘故，还是报应来得太快，卢志辉给她买的那件最贵的首饰找不到了。

那是一条白金项链，坠着一颗水滴形的切割钻石，偏偏是这个镶着钻石的吊坠不见了。

李月蓉找遍了他们卧室的各个角落，依然不见踪迹。当即就想踹开卢小君的房门，去搜他的身。

但她仔细想了下，还是作罢，她要先把其他房间都找过一遍，确认真的找不到之后，再去找这个小畜生一起算总账，她丝毫不怀疑，卢小君会把她的钻石项链拿去卖了或干脆丢了。

他还真能做得出这种事。

李月蓉开始翻找客厅，甚至挪了沙发、桌椅，越找越心急。

最后，她来到阳台，这是之前拴七毛的地方，阳台摆放的乱七八糟。

拴狗的绳子，磕破的狗盆，掉了一地的已经干巴的米饭粒儿。

卢志辉自然是懒得收拾这些，卢小君在七毛被弄走之后也没来整理过，李月蓉因为惧怕这条骇人的大狗，自打来了之后就几乎没来过阳台。

糟乱的景象，混着一股子说不清道不明的恶臭，令李月蓉根本一秒也待不下去。

可她不知是怎么了，脚步硬是没有挪动，她看到拴着狗绳的鞋柜门子，因为长期被狗挣拉而关不严实了，隐隐从里面露出一个黑色的袋子，里面鼓囊囊的，不知装着什么东西。

她伸长了脖子，想要看得更清楚一些，越走近越发现那恶臭就像是从这个袋子里发出的。

她像是被好奇心驱使着一样，哆哆嗦嗦地解开了袋子。

柜子里光线暗淡，她还是看不清楚，干脆给拎出来，捏着袋底给倒了出来。

一个东西咕咚地滚到她脚边。

「啊——」

一声撕心裂肺的尖叫，像是能划破天际一样，李月蓉倒在地上，她睁圆了眼睛，浑身抖得像筛子。

与此同时，房间里的卢小君听到这声尖叫，正在写字的笔停了下来，他看向面前那个巴掌大的小镜子，正倒映出他唇边的微微笑意。

李月蓉喘着粗气，像是失去了所有的力气，几次都没能站起来。

她涕泪模糊，看着滚落在一旁的，那颗头颅。

它的面容已经糟腐泛黑，不辨面目，浓烈的恶臭萦绕在她鼻间，头颅上还有乱糟糟的长发，一部分缠在糟腐的面上，一部分拖在地上，还有几根勾到了柜门的把手上。

她绝不会天真的以为，这只是一个恶作剧的儿童玩具。

这是一个女人的头颅！

突然，李月蓉像是想到了什么，眼睛瞪得更大了，她终于铆足了力气，站起身，刚一回头，就顿住了。

卢志辉正直挺挺的站在她后面，脸色同样是见到那颗头颅时的惊惧。

李月蓉不知怎么就联想到她刚来这个家的第二天早晨，听到的对话，李月蓉脑子一向不太灵光，但在那一刻，她好像瞬间就明白了。

她伸出一根指头，哆哆嗦嗦地指向眼前的卢志辉，话都说不利索。

「你.....你.....是你.....」

卢志辉震惊的视线从地上的头颅移开，看着控诉他的李月蓉，刚想解释什么，李月蓉突地拨开他，就要跑出家门。

卢志辉眼疾手快的拽住她，双手使劲地捏着她的肩胛骨，不让她动弹一下。

「你放开我，你这个疯子。」李月蓉拍打着他。

「你要干什么去？你要去告发我吗？啊？！」卢志辉齜着牙，眼里涌着疯狂，「我是你丈夫！」

李月蓉被他的模样吓着，只想远离这个恶魔，她一边挣脱，一边喃喃自语：「你是杀人凶手，你是杀人凶手！」

卢志辉看着她，突然愣住了，几秒后，他放开了李月蓉，李月蓉趁此机会，拔腿就跑，可还没跑出客厅，就停下了脚步。

然后，她的身子开始渐渐倾斜，重重地倒在了地上，鲜红的血液很快就蔓延了一滩。

身后，卢志辉举着铁锤的手，还没有落下，他的脸上面无表情。

7

卢志辉呆呆的望着地上已然没有气息的尸体，这一幕何其相似，他搞不明白，怎么就一步一步的走到了现在。

不知过去了多久，卢志辉感到眼前有一道阴影，他抬起头看到了同样面无表情的卢小君。

两人就这么毫无声息的对视了半晌。

突然，卢志辉笑了出来，越笑越大声，笑得眼泪都出来了。

「是你，原来是你，一切都是你，你可真行啊。」

「你故意让我看到你的日记，然后一怒之下杀了你妈，又想到拿尸体去喂狗，还故意留下一颗头颅作为我杀人的证据。」

后来，你又设计让狗去攻击李月蓉，让她没了孩子，最后想办法让李月蓉发现我杀人，引诱我不得不杀她灭口.....你，你根本不是一个孩子，你是个魔鬼！」

卢小君静静地听他说完，才开口：「没错，我是魔鬼，我手上没有沾一滴鲜血，可我却引诱你杀了她们.....」

「可那也是因为你心里也住着魔鬼，否则也不会被我驱使.....没错，我是魔鬼.....」

说到这，卢小君再也保持不了平静，「这都是被你们逼的，是你们逼我这么做的，我明明已经这么乖，这么听话了，为什么她还总是打我，我是她的亲儿子啊，她却不要命似的打我，还骂我是野种.....」

卢小君红着眼睛看着他：「野种是什么？没爹没娘的才是野种，既然如此，那还不如让她死了的好，反正她也不配做一个母亲。我本来是想在她死了之后好好和你生活下去的，可谁知你又找了李月蓉.....」

「我的生活不仅没有改善，反而伤比以前更多了.....你知道我有多疼吗？」卢小君声音很低，眼泪却无声息的流了一脸，他抬起自己的手腕，看着上面的割伤，表情逐渐变得阴狠。

「所以，她们都该死，至于你，你连杀了两个人，手段残忍。」卢小君抬手抹干了眼泪，舒了一口气道，「就等着给她们陪葬吧！」

「你想都别想！」卢志辉听到这，心里惧意上涌。

「一切都到了这个地步，你还想撇干净？我说过，见者有份！再说了，我是你爸，你以后还得指着我养你，你放心，我以后

会疼你，再也不会打你了，现在，你只有配合我，把尸体给处理掉！」

卢小君听了他这话，忍不住笑出了声。

「你这绿帽子还真戴上瘾了，舍不得摘了？哦，对了，你还被蒙在鼓里呢。我压根就不是你儿子，我是个野种，罗宛云没骂错.....」

「早在她和你结婚之前，就和人乱搞怀上我了，而你这个傻子，还以为她怀的真的是你的种。

我也是后来在她打完我，喝醉酒后从她嘴里听到的。她也是个傻子，那男人只是玩玩她罢了，她却把那人放在了心上，每次想起他就照我一顿打.....」

卢小君说着说着，却看到卢志辉近乎哀痛的神情。

「你为什么要说出来？这么多年，我小心翼翼的守着这个秘密，装作不知道，你为什么要说出来？！」卢志辉抖着身子，仿若比刚才杀了李月蓉时还要激动。

「你以为我真的不知道吗？你长得一点都不像我，罗宛云关起门来打你时说的话，你当我一点都听不到吗？

所以我放任罗宛云虐待你，因为我恨！我心甘情愿的当这个缩头乌龟，养着别人的种，可她罗宛云还是看不到我的付出，她从来没把我当成她丈夫，竟敢在外面胡搞瞎搞！

你说得对，我心里也住着恶魔，就是没有你的干预，我早晚也会杀了她。」

「你一直都知道.....」卢小君看着他，一副难以置信的模样，「你竟然一直都知道？那你为什么还.....」

卢志辉喘了口气，兀自平复了一下情绪：「是，我早就知道了，可即便这样，我还是养你到这么大，后来对你打骂，心里也是因为过不去这个坎。

可你相信爸爸，爸爸心里虽然对你带着恨，可毕竟从小看着你长大，我真的有疼爱过你，这感情总不是假的，相信你对我也是这样，我了解你，小君，所以你就.....」

「晚了。」卢小君轻声道。

「什么？」

「早在你赶回家的那一刻，我就报警了。」

刚一说完，一群警察就破门而入，闯了进来。

8

审讯室里。

「警察同志，都是我的错，我没有教育好孩子，他妈因为孩子考得不好，打了他一顿，他就记上心了，我千算万算，怎么也没想到他能干出这种事。」

卢志辉捂着脸，哭得涕泪俱下：「可我能怎么办，毕竟是自己的孩子，我就只能包庇了他.....后来，我又找了李月蓉，这孩子打一开始就对她怀有敌意.....」

另一间审讯室。

一个女警察将一杯冒着热气的水，放到低着头的卢小君面前。

「孩子，别怕，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们。」

卢小君沉默了许久，就在大家都以为卢小君不会开口的时候，他突然抬起了头，目光平静。

「是我杀的，我的母亲和我的继母，都是我杀的。」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